

地狱之花

〔日〕永井荷风 著
谭晶华 郭洁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他狱之花

[日] 永井荷风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之花 / (日)永井荷风著;谭晶华 郭洁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27-5078-8

I. ①地… II. ①永…②谭…③郭… III. ①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5770 号

本书根据日本岩波书店 1971 年版《荷风全集》译出。

地狱之花	[日] 永井荷风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地獄の花	谭晶华 郭洁敏 译	责任编辑 于婧
		装帧设计 蔡立国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25,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78-8/1·2874

定价: 3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834427

前言

永井荷风原名永井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石南居士、鲤川兼待、金阜山人等，一八七九年生于东京，父亲是个精通汉学、留洋美国的官吏，担任过明治政府文部大臣的秘书长。永井荷风早年受到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学时代爱读日本和中国的古典作品，学着写过俳句、落语、狂言和汉诗。一九〇三年，其父为使他将来成为一名实业家，让他去美国留学，而永井荷风更崇尚欧洲文化。留美期间，他受到美国自然风情的感染，后又转道法国旅行，因与父亲发生龃龉，失意中在法国度过了十个月的郁悒生活，但受到西方文学的熏陶，创作思想和风格均有明显变化。回国后他出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并主办了日本唯美派杂志《三田文学》。一九一六年，永井荷风辞去教授和杂志编辑的工作，开始了长时间的隐居生活。一九五九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于独居的陋巷。

永井荷风一生留下了许多小说、随笔和译作。最早的小说在当时的名作家广津柳浪的推荐下发表，初期作品《野心》（一九〇二）、《地狱之花》（一九〇二）等受法国左拉的影响，有早期自然主义的倾向。从法国回来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美国故事》（一九

〇八)和《法国故事》(一九〇九)后,一跃成为知名作家。虽然《法国故事》曾受到明治政府禁止发行的处分,但这段时间是永井荷风创作生涯中创作愿望最强烈、生活最充实的时期。他应夏目漱石之邀而发表的长篇小说《冷笑》(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对明治社会的丑恶、庸俗和肤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永井荷风的小小说代表作有《隅田川》(一九一〇)、《比腕力》(一九一六)、《梅雨时节》(一九三一)和《濠东趣谭》(一九三七)等,此外他还著有随笔集《江户艺术论》(一九二〇)、《雨潇潇》(一九二二)、《下谷丛话》(一九二六)、《荷风随笔》(一九三三)及一些剧本。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五九年的日记《断肠亭杂稿》,简练而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大半生,既是一部优秀的随笔作品,也是了解这段时期日本社会风俗和作者思想的重要资料。他的译诗集《珊瑚集》(一九一三)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有名译作,曾给佐藤春夫、堀口大学等诗人以很大的影响。永井荷风于一九五二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一九五四年当选为日本艺术院委员。

早期作品《地狱之花》(谭晶华译)是通过一位在富豪家当女教师的姑娘园子的遭遇,反映了明治时代妇女决心冲破世俗观念、争取近代人自由幸福的思想。这部作品中既有左拉文学的影响,又有作者自身反抗家长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作品的跋被日本文学界看作左拉主义的宣言,影响很大。

永井荷风在文学上的逆反精神也在《地狱之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富豪黑渊过去与外国传教士的小老婆通奸,待传教士死后,他们结婚并继承了传教士的巨额财产,因此遭到社会的仇视、

摒弃，非常孤立和苦恼。主人公园子对此非常同情，她认为黑渊固然有罪，但是“社会是不是一直这样公平地惩罚每个有罪的人呢？一国的首相横行妓院，至今还在玩弄尚未成年的少女的肉体，政治家几度凌辱妇女却满不在乎，教育家隐瞒丑恶的受贿罪不以为耻。社会不是照样对他们放任、宽容，他们的地位和信誉不是并未受损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不公平现象使作者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他同情弱者，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反感和义愤。

这一点在《濠东趣谭》（谭晶华译）中也有明显的表露，他认为：是宰相和教育家们的欺骗、“名正言顺的妻女们的虚荣心”在“驱使他奔向一开始就知道的、邪恶而黑暗的街巷”。他相信：在道德败坏的深谷中，不仅有真实和亲切的感情，还有“娇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泪水之果”。很难说永井荷风的这种心态是健全的，但从客观上说，他没有与不合理社会正面对抗的能力，只能在气愤之余，用这样的消极方法表示一点反抗。这不由使人想起了中国现代作家老舍在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月牙儿》。然而，老舍在指出娼妓卖淫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本质的时候，积极从正面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永井荷风却明知“邪恶”、“黑暗”，仍然爱去那儿“发现被抛弃的破衣碎布上的美丽的针迹”。他只是停留在对社会怀有逆反心理的层次上，其局限性是很清楚的。

此外，永井荷风对当时日本的传播媒介为取悦读者而动辄对文人“笔诛”的现象也是深恶痛绝的。他几次“受害”，除了敬而远之外，只能怀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进行嘲讽，甚至不惜咒骂几句来解恨。在《地狱之花》里，他借富子之口说：“那些报社的人大都如

同流氓，一句话，全是些有前科的乌合之众，要是社会上的人都把他们写的东西当做事实，那我对这漆黑的社会才不以为然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在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下，部分文学家充当御用文人，战时还有作为战地报道班成员奔赴前线而撰写所谓“国策文学”的人。永井荷风则一直采取正面对抗的态度，他的反战精神在日本文坛有口皆碑，其思想和言论在日记《断肠亭杂稿》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曾采取抗税措施，目的是不让军队去买多买炮弹。在代表作《濠东趣谭》中，永井荷风用揶揄和嘲笑的笔触描绘了战争年代日本黑暗的形势和奇怪的社会风气。例如主人公对警察的无理盘查和抄身，臆造了一个家庭成员——妻子，并把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说成妻子的生日，临行前主人公把所吸的烟雾朝警察所在的派出所里吐去，真想说“你还是闻闻我的烟香吧”，以表示对警方的蔑视。每当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总要外出散步，其理由是躲避收音机广播的噪声，而噪声中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拿九州方言讲的政论”。尽管商店橱窗里装饰了战地士兵的偶人，但路人漠不关心，使主人公感到“异样”。“五·一五事件”^①后，电线杆上贴满号外，而民众对此并无特别表情，“只有摆摊的商人在不停歇地给玩具兵器上发条，用喷水的玩具手枪乱射一气”。在这部作品里，永井荷风对警察的蛮横、无知以及日本发动大战前的黑暗时代的嘲讽是尖锐和无情的。他怀着一种悲哀和

^①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日本海军青年将校和“爱乡塾”学生对政府腐败和《伦敦条约》削弱了日本海军力量一事不满，为建立军事政权而发动兵变。兵变军人袭击首相官邸等处，杀害犬养毅首相。事件后日本军部势力增强，政党内阁时代宣告结束。

冷漠的心情注视着自已的国家步步滑向战争深渊。

由于永井荷风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而对西方文化和文明极为熟悉，他比较善于用西方艺术的审美眼光去观察自己国家的国情和风俗。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二百年的锁国期，到明治维新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日本，日本人发挥天生的模仿才干，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西方文化的影响触目可见，其中不乏驳杂、浅薄的文明开化现象。永井荷风在作品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嘲弄和批判。

《梅雨时节》（郭洁敏译）主要写一个名叫君江的咖啡馆女招待从乡下进城后，在东京闹市银座的特定环境中，受当时西风东渐的影响，变成一个沉溺在与异性淫乱取乐之中又毫无羞耻感的女人。她的堕落并非为了挣钱，而是为了“快乐”，这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使人道德沦丧的现象，有文明批判的倾向。在《濠东趣谭》中，永井荷风对当时东京实际存在的俗恶现象披露很多，抨击得也很激烈。诸如咖啡、红茶的喝法，外国人名地名的译法，赤坂溜池牛肉店栏杆的装饰，出租汽车司机的不文明举动，现代人无处不露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优越感，文人墨客的结党营私作风，等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永井荷风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气质、教养、兴趣及精神状态。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这样评价他：“可以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家，他不仅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侧面，而且还是一位完全消化吸收了的开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国、精通外国文学，作为有国外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还是唯一的成熟者。”（《荷风的青春》）因此，当时的永井荷风就像一只立于鸡群的鹤，他是孤立

的，恐怕真正理解他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评内涵的日本人并不很多。

永井荷风的作品还有明显的怀古倾向，代表作《隅田川》（谭晶华译）就是永井荷风创作中最具古典风格的小说，主要人物长吉、阿丝及萝月的形象与残留着江户情调的隅田川畔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写出了完整的艺术意境。长吉的感情和心理与作者青年时代的感情和心理是重合的。永井荷风所追求的理想、完美的江户时代的艺术情趣在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因此，他想尽力把该处的季节变化、风俗人情表达出来，以寄托自己的怀古幽思。

《濠东趣谭》也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这种情绪。在谈到阿雪的形象时，永井荷风写道：“阿雪是缪斯，她使我那倦怠、荒凉的心灵中清晰地浮现出往昔令人怀恋的幻影。”“在令人缅怀往昔的影响力方面，阿雪真比饰演鹤屋南北狂言剧的演员和擅讲兰蝶故事的鹤贺某先生更大些，她是一位巧妙的不说台词的艺术家。”这种三四十年前业已消失的“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幻影幻人”，正是作者要追求的江户时代的古典美，它是消极和颓废的。永井荷风对它的无限留恋和热衷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但也是社会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时代造成的结果。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事件”^①（也叫“大逆事件”）发生时，担任庆应义塾大学文科教授的永井荷风从六月起每天看到载着“囚犯”的马车驶向日比谷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一人被执行死刑后，永井荷风深受震动和刺激，他在一九一九年发表的《火花》一

^① 一九一〇年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图谋杀害天皇而被捕，十二人被处死。

文中说：“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心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当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因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主持正义而亡命国外吗？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个文学家而感到极大的羞耻。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户时代那种格调，从这时起，我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永井荷风不是一位坚强、勇敢的文学家，他没能像同时代的作家石川啄木^①那样从正面进行无畏的斗争，而是采取消极逃避、游戏人间的方法，试图用怀古及追求享乐的态度，从严酷的现实中找到一条求得安生的道路。他进行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反抗，然而，又难免给人以畸形的感觉，像是一个失败者。

另外，永井荷风还写有《积雪消融》（谭晶华译）和《两个妻子》（谭晶华译）等中短篇小说。

应该看到，永井荷风的文学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其思想倾向也决不是单一的。他的一生证明他是一位坚持自己思想、维护自己个性的很有特点的作家，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艺术上，永井荷风所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克服了自然主义平板单调的缺点，感觉敏锐、语汇丰富、诗情洋溢，其艺术形式也是丰富多彩的。

谭晶华

一九八九年七月

^① 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歌人、诗人。

目录

前言 / I

地狱之花 / 1

隅田川 / 109

梅雨时节 / 161

濠东趣谭 / 259

积雪消融 / 355

两个妻子 / 379

地狱之花

——

灿烂的五月第二个星期天的午后，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园子牵着小秀男的手，迈着相当疲乏的步子，沿着向岛的白髻堤缓缓走来。

此刻，大自然正自豪地展现出她最为美丽的姿容，恰似一位丽质处女，大堤上、田野中、道路旁，极目远望，处处披上了柔软的天鹅绒衣裳——那树木的嫩叶和青草的光泽美得难以形容。宽阔的隅田川，宛如一条闪光的浅黄色缎带，上面处处绣上了细小的波纹和白色的水鸟。在比丝绸更加柔和的太空中，初夏的太阳给这一切艳丽的色彩洒上了一层金黄色的、美妙亲切的光辉。

河面吹来的微风中自然地带着绿叶的清香，园子任其吹拂着自己那烫成英国式的发型，出神地眺望和睦而又充满生气的河堤，心中忽然萌动起一股女性特有的、悠然而安详的情感，一种犹如摆脱了平日拘谨生活束缚(尽管她本人不这样认为)的、极其舒畅悠闲的感情油然而生，无意识地展开了幻想的翅膀。她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手中牵着的那个少年，只是漫步走去。不一会儿，她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留神看了看少年，只见秀男依然是那副病态的、萎靡不

振的神情，正无精打采、死板地拖着脚步而行。园子想找个话题结束这种一时的沉默，便指着一条睡在两人路过的大门楼住房前的黑狗说：“秀男，你瞧，那是猎狗吗？”

“喔，那是阿姐家的狗。”少年漫不经心地回答，然后抬起头看着园子，“老师，这一家是阿姐的房子，以前曾是我家的别墅。”

“哟，是吗。好漂亮的房子！”园子已经听说向岛有黑渊家的别墅，但是没有亲眼见过。

“老师还不认识阿姐吧？”少年稍稍来了点精神，“咱们去玩玩？”

“我一次也没和她见过面，再说天马上就黑了，下次再去吧。”园子回答后，静静地望着堤下的宅邸。

高高的围墙里，像森林一样繁茂的树木完全遮蔽了房子的屋顶，只是从宅邸横卧的占地上可以了解到里面大得无法估测，而且十分幽静。园子平时鄙薄财富，此刻却似乎产生了一种敬意。不一会儿，她带着这种意念萌发出一种好奇：这座宅邸的主人是位什么样的人呢？

“你阿姐现在还是独身吗？”园子终于憋不住问道。

“是的，就她一个人。”

“多大岁数？”

“嗯……我想是二十六岁。”

在这么大的、毋宁说是寂寞、可怕的大宅邸中，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独个儿生活……仅此事实，便使熟知遭到社会强烈排斥的黑渊家情况的园子心中立刻浮现出种种想象——这位与自己同为女性

的女子，有着如此巨大财富却隐居在这寂寞的城郊，其命运究竟如何？园子的心沉浸在略带几分同情的悲哀之中。忽然，从幽深的树林里面，幽幽的琴声钻出随风摇曳的、小小的绿叶传入耳中，仿佛受到琴声的感染，附近的黄莺也不知在何处鸣啭起来。啊，何等的悠闲，何等的恬静！在世上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不时感到精力不济的园子的心不能不立刻为之震颤，与其处在褒贬不定的街巷中为极易受损的名声苦斗得精疲力竭，莫如退离社会而生活于太平世界。冷静地看，这种人或许可以说正在享受至高无上的幸福……这一偶发的深深感慨使园子身陷其中，她和少年机械地运动着的脚步使他们离那宅邸已有五十来米远，可是，园子的心仍然无法从这种感慨中摆脱出来，最后，她竟想到别错失良机，而要和隐居在这座宅邸中的女主人亲热地谈谈。这种意念引诱着她，她看了看秀男，问：“你阿姐是怎么样的人？”

“阿姐她……像高个子的爸爸那样……”

这天真的回答使园子不由露出了微笑。这时，即将落山的红彤彤的夕阳照在河堤上，散步回家的人们的身影全都倒向同一个方向。园子忽然听到自己身后响起重重的脚步声，不由回过头去，只见一位老绅士向她打招呼：“你好，在活动吗？”

“是的。”

“真是好天气，这样的星期天散步，真没的说。”

绅士似乎习惯于经常保持威严，他几乎是故意从自己那令人讨厌的容貌，尤其是从那密密的胡须间发出一种装模作样的和蔼声调。他的年龄将近五十，是个肥大的人，高高的礼帽靠后深扣在头上，双肩不时在完整地扣好纽扣的大衣下耸一耸，双手正确地分垂

左右，似乎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改变这种极其认真、清廉和严肃的姿态，令人感到他此刻在长满青草的河堤上踏着柔软小草的脚步也像在学校长长的走廊上发出的脚步声一样，极有规律，不快不慢。

一开始，园子听他说出自己从未听到过的亲切问候，一时竟慌张得不知如何作答，过了一会儿，她看看与自己并排而行的他的模样，发现他与平时那位惯于装模作样的水泽校长并无两样，才以平静的声调回答：“您也在散步吗？”

“不，去亲戚家有事，现在回家。”

“是吗。我从上野出来散散步。前些天跟您谈起的黑渊的儿子就是这一位。”

园子看了看秀男，说这位老绅士就是自己供职的某女校的校长，还文静地帮他摘下帽子，让他向校长敬礼。水泽校长慈祥地微笑着询问了秀男的年龄，接着又对园子谈开了，从有关儿童教育方面的意见扯到女子比男子更适合当家庭教师，等等。园子认识水泽已经三年了，不过，除了在学校的教员室谈论校务之外，从未听他谈过这样亲切的话语，因此，她一直以为校长是个十分严厉，甚至苛刻、可怕的人物。然而，眼前的校长以一种轻柔、和蔼的声调与自己畅谈，使以前认为他苛刻的园子心里感到校长似乎还具备一种不寻常的慈祥气质，作为一个女子教育家，可以说他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园子连最初校长亲切地招呼她时，自己产生的奇妙的不快也完全忘记了，随着交谈的深入，她竟大胆地谈出了平时自己想到的有关女子教育方面的意见——从当今女子教育方针的过于消极一直说到想进一步推动和发展男女两性的清白、圆满的交际关系。